

俄罗斯与认知战：历史渊源、战略设计与能力评估

文 |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 封帅

【摘要】早在冷战时期，俄罗斯就深深地卷入了认知领域的全面对抗，且深刻体会到认知战失败带来的严重后果。进入 21 世纪，面对更加复杂的认知战威胁，俄罗斯政军各界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认知战理论，并构建了认知领域的攻防战略。俄罗斯在认知领域采取整体防御与局部进攻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尝试以积极的方式获取利益，在特定区域和部分场景取得了一定成果。整体来看，俄罗斯的认知战能力与美国的差距很大，现阶段在认知领域被动防守的状态难以改变。因此，需要对其认知战能力给予客观评估。

【关键词】认知战；俄罗斯；渊源；战略；评估

从人类文明萌芽阶段开始，战争就作为一项无法回避的现象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不断塑造世界的形态。然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战争的范围与形式却不断发生变化。在现代大众传媒兴起后，一种新的战争形态悄然出现。它以各种信息技术和舆论传媒为武器，以影响对方最广泛社会群体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认知为目标，进而潜移默化地改变对手的行动模式，并使其从内部摧毁自己。这种与传统战争形态迥然不同却安全风险更大的新型战争形态就是认知战。现代意义上的系统性认知战活动在冷战时期已全面展开。然而，认知战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反而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普及，以及各种数字技术的持续进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至今日，认知战已经被普遍视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分析和总结主要国家在认知战方面的战略布局与行为规律，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俄罗斯是全球最早参与认知战的国家之一，既收获了部分成功的案例，又得到了非常惨痛的教训，特别是在认知战的理论与实践方面，拥有很多积累的经验。21 世纪后，俄罗斯将认知战置于整体的军事战略中进行系统设计，并且在各种政治军事行动中积极运用认知战手段，形成了较为独特的认知战构想。本文从战略设计与实践执行两个维度简要勾勒俄罗斯在认知战领域的基本行动逻辑，希冀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俄罗斯与认知战的历史渊源

早在现代“认知战”概念形成前，俄罗斯已经被卷入到残酷的认知战之中。事实上，冷战时代是现代意义上认知战发展的一个高峰，而美苏两国正是这场认知领域激烈对抗的主要参与者。由于美苏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尖锐对立，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双方围绕宣传本方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削弱对方民众对其政治制度的信心等议题展开了长期博弈。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采取了包括舆论宣传、传播虚假信息等方式，试图达到影响对方民众的心理以及削弱对方政权合法性的目的。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苏联系统地开展了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认知战行动，而美方将其称为“积极措施”（Active Measures）。这些行动的目标是以多种手段削弱美对苏相关政策在其国内和海外的支持度，不断败坏美国情报和执法部门的声誉，削弱美国与盟友及合作伙伴的相互信任关系。类似的行动一直延续到七八十年代。结果，冷战时期的美苏认知战最终以美国的彻底获胜告终。美国通过各种手段颠覆了苏联社会的认知逻辑，导致了苏联国家体制从内部彻底瓦解，从而终结了冷战时代。苏联则深刻地体会了认知战失败的可怕后果。这被认为是目前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认知战。

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以及各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认知战的背景、平台、工具和方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美俄

关系的结构并未出现根本性调整，俄罗斯依然要面对来自美国的认知战威胁。

经历了后冷战时代短暂的蜜月期后，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在 2004 年后再次进入下降通道。从这一时期开始，美国在俄罗斯周边地区以娴熟的手法发动多场“颜色革命”，不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甚至在 2011 年直接掀动了莫斯科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俄罗斯政治精英意识到，由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美俄之间在认知战领域的能力差距已经进一步扩大，如果不能有效组织防御，曾经的严重失败很可能重新降临。因而，俄罗斯明显加强了对认知战的研究。“危”与“机”本身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看到当代认知战的巨大威力后，俄罗斯军方也积极行动，寻找自身在认知领域的比较优势，尝试建立相应的战术战法。于是，在危机与效益的双重驱动下，俄罗斯很快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认知战构想，并积极应用于实践。

二、俄罗斯对认知战的理解与设计

俄罗斯军方一直非常重视认知战的价值。为了与美国提出的认知战概念进行有效区别，俄军事理论和教材专门创造了“心智战”概念，用以阐述各国通常所说的认知作战的相关内容。经过持续不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俄罗斯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认知战理论，并据此构建了在认知领域的攻防战略。

（一）俄罗斯对认知战的理解

俄罗斯军方对认知战的理解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认知战具有严重的破坏性。在俄国军事思想中，认知战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其危险程度甚至高于其他战争形式。传统战手段的目标是击溃敌方武装力量，占领现实空间的领土或资源。认知战的目标是击垮敌对方的社会思想基础，使该国整体陷入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混乱的状态，甚至摧毁对方的文明基础。一切有形的东西，无论是军队还是武器装备，都可以重新组织或生产，但是，社会基础认识一旦被扭曲，在一代人的时间几乎不可能恢复，其破坏性难以估量。所以，认知战是一

种严酷的战争形态，必须从军事安全的高度加以应对。

其次，认知战是完整的系统性行动。俄国军方认为，认知战从来都是不宣而战的行动，而且在认知领域战争与和平的边界是相当模糊的。当作战目标明确后，针对敌方的认知战行动已经发生。例如，俄罗斯国防部长顾问安德烈·伊尔尼茨基（Andrey Ilnitsky）在《军事思想》杂志撰文指出，美对俄的认知战主体广泛，包括各级政府部门、西方媒体，以及诸多领域的非政府组织。美国在对俄认知战过程中有明确的分工与协作，针对俄罗斯不同特征的所有民众展开认知作战，其内容包括篡改俄罗斯历史叙事，持续通过媒体塑造俄罗斯政府的负面形象，通过操控各种西方奖项、排名和各种评价指标等引导俄罗斯政府官员选择美国所希望的政策，利用各种非政府组织等引导其国内相关议题的讨论，以及寻找和扶持俄国内亲美派等。美国针对俄罗斯的认知战通过各种手段相互配合创造系统性影响。然而，要应对认知战威胁，也需要有系统的设计。

再次，前沿数字技术工具是认知战能力的基础。与冷战时期的认知作战相比，21 世纪认知战的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差别就是互联网取代了电视和纸媒成为民众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也成为认知战的主战场。而且，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为认知战提供了多种新武器。包括主要社交媒体平台的主导权，以及本国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等领域的技术能力，都直接影响了国家在认知领域的攻防水平。在日新月异的数字时代，网络化、智能化、精准化已经成为认知战的主要特点。各国对数字技术工具的掌控程度，决定国家在认知战中的表现。俄国军方积极拥抱这种变化，明确将各种社交媒体作为开展认知战的主要战场，辅以各种传统媒体平台，主动参与到认知作战的进程中。

（二）俄罗斯的认知战设计

正是根据俄罗斯国内军事、政治精英对当代认知战规律的理解，俄罗斯在认知战领域做出了复杂的战略部署，主要体现在防御和进攻两个方面。

1. 防御认知威胁

在防御方面，俄罗斯采取了从对象和主体两个层面进行综合防御的战略方案，应对越发凶险的认

知战威胁。

俄罗斯明确意识到，如果仅从认知战的维度展开对冲，俄罗斯已经无法正面抵挡美国和西方的巨大优势。由于在互联网科技和产业方面的巨大差距，俄罗斯国内民众的主要社交平台基本上都是由美国互联网企业提供的。通过这些社交媒体建构俄罗斯负面形象，体现的是对手心照不宣的底层逻辑。对历史的解构和重新解读，对现实政治状况和未来前景的渲染，以及从宗教、社会、文化等不同视角的信息灌输，都在实际上影响了俄罗斯民众的心理。然而，俄罗斯很难在相应平台上对其做出有效制约。

因此，俄罗斯只能选择以系统的方法对冲认知战的影响。一方面，俄罗斯通过强化宣传具有保守主义底色的俄国传统文化，渲染东正教文明的独特性和神圣性，持续塑造俄罗斯的国家形象，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有效对冲。这主要体现在积极主动加强对国家历史的研究，掌握国内历史的解释权，加强关注青少年教育工作，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凝聚共识。另一方面，俄罗斯在国内加强限制所有可控的认知战参与主体。2012年，俄罗斯通过了《非政府组织法》（即“外国代理人法”），列出作为“外国代理人”的非政府组织名单并对其活动加以限制。2017年，俄罗斯又出台了《非商业组织法》，提出“媒体外国代理人”概念，对不同媒体加以标记，不断削弱可能参与认知战的主体在俄罗斯民众认知领域的影响。

总之，俄罗斯以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看待认知战风险，采取一定程度社会动员的方式将美国及其盟友的各种认知领域活动明确设定为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通过这种对抗状态的构建，尽可能实现针对对方各种认知战活动去魅化的效果，削弱其社会影响。

2. 开展认知攻势

在进攻方面，俄罗斯军方高度重视认知战可能产生的效果，并且积极探索军事运用认知战的路径与方案。

俄罗斯军方在构建新阶段军事战略中明确，将认知战作为整体军事战略的一部分。2013年，时任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的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提出了俄罗斯的“混合战争”理论，

明确提出认知战的相关活动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重要手段，认为它们在效能方面具有超过传统武器的力量。俄罗斯将“心智战”正式写入2021年版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并将其作为俄罗斯认知战的核心概念。这为俄罗斯以国家安全高度参与认知战攻防提供了法律依据。“心智战”相关内容也被写入新版本的《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和其他一系列重要军事战略文件。

俄罗斯还努力在能够影响认知战的物质层面弥补与西方国家的差距。2005年，俄罗斯创建了以英语为主的国家电视频道“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并按照国际化的经营方式使其很快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国际新闻频道。这个电视频道不仅能够一定程度上抵御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认知领域的进攻，而且能够成为俄罗斯对外开展认知战的重要平台。俄罗斯也鼓励俄罗斯企业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互联网平台，但是，这方面的进展似乎有限。此外，俄罗斯以军方需求为主导，以先期研究基金会为依托，积极探索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等诸多可以有效地应用在认知战领域的技术和应用，包括情绪识别、深度伪造、认知引导等。同时，俄罗斯军事院校也积极培养能够参与当代认知战的技术与战略人才。

三、俄罗斯认知战的能力评估

积极主动地实施能够获取利益的行动是俄罗斯军事学说的核心逻辑，这也决定了俄罗斯在认知战方面的基本形态，即整体防御与局部进攻相结合，不断尝试以积极的方式获取利益。近年来，俄罗斯在认知领域表现较为活跃，有较成功的案例。但是，整体看，俄罗斯在认知战方面与美国的差距很大，在认知领域长期处于守势。因此，不宜过分夸大个别案例的价值，需要对其认知战能力给予客观评估。

（一）俄罗斯认知战的典型案例

目前，在全球媒体关于俄罗斯认知战传播最广的案例当属对2016年美国大选的“通俄门”指控。以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为首的美国调查团队在2019年发布官方报告，认定“俄罗斯政府以全面和系统的方式干预了美国大选”。他们提出的指控包括，俄情报机构入侵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

会和竞选委员会的服务器，并通过维基解密网站公布相关材料，非法获取并公布从希拉里的竞选主席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私人邮箱窃取到的邮件，成功影响选举结果。他们提出的指控还包括俄罗斯机构利用“巨魔”在公众平台发表数量庞大的诱导性意见，干扰民众的政治判断。

另一个常常被援引的案例是2014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的行动。作为混合战争理论的重要实践，在克里米亚的行动中，俄罗斯充分利用了俄罗斯与克里米亚复杂的历史联系，采取了多种认知战的方法有效配合了军事行动，有效地扭转了克里米亚民众的认知，以较小的代价完成了军事行动。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也开展了大规模的认知战活动，取得了一定效果，从而造就了2014年至2021年乌东地区的战略态势。

整体看，俄罗斯在俄语文化区认知领域的活跃度较高。俄罗斯不仅是该地区的文化强势国家，其数字技术与信息传播能力相对区域内其他国家具有较大优势。这也为俄罗斯开展认知域行动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在这一区域，俄罗斯积极尝试认知领域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对俄罗斯认知战能力的客观评估

上述案例经过美西方国家故意宣传和夸大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因此，俄罗斯认知战的能力常常在很多评估中获得较高评价，甚至俄罗斯军方也时常表达出在该领域的自信。殊不知，这种形象的建构很可能也是美国针对俄罗斯发起的认知战行动之

一。尽量夸大俄罗斯的认知战能力，是美国希望塑造一个擅长宣传、包装与撒谎的俄罗斯形象，并通过这种方式潜移默化地削弱其地区影响力。只有当两国在认知领域形成直接对抗时，力量差距才会显现出来。而且，这种猜测很快得到了证明。在2022年的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美在认知战领域直接对撞，美国的巨大优势尽显无余。无论是技术手段还是各种战略战术设计，俄罗斯都无法与美国抗衡。通过系统的认知攻击，俄罗斯几乎在国际社交平台失语，全球对俄罗斯国的认知几乎完全按照美国的设计发生了逆转。这种结果并非偶然，而是美俄在认知战方面力量对比的真实反映。

概括而言，俄罗斯无力与美国展开全面认知对抗，而只能够凭借局部优势在周边区域或美国政治关键节点展开“认知偷袭”。然而，一旦双方进入全面对冲时，这些局部手段将无法改变整体的认知战结果。根据当前全球认知领域的战略态势，美国在各方面的优势都非常明显，可以说，具有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其他所有国家社会认知的能力。目前，所有被美国视为认知战目标的国家都只能采取守势。尽管俄罗斯在个别案例上有过较好表现，却实际上处于明显的防御状态。因此，应客观评价俄罗斯的认知战能力。

总之，客观地分析俄罗斯认知战能力，了解俄罗斯在认知战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深入理解当代认知战的基本规律，以及维护我国在认知领域的安全和发展利益，具有重要意义。6

（上接49页）

博弈各个环节的是计算机科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其中，传播学是建筑学的图纸设计者，用“5W模式”设计各个环节以及如何协调具体施工需要不同学科完成。例如，计算机科学能在渠道层面提供信息处理和工具创新等方面的技术能力，心理学和认知科学能在受众层面洞察潜在的行为模式和认知结构提供更有效的传播策略，政治学则能为认知博弈的战略布局提供宏观思考和把握等。多学科交叉能增进对认知博弈这一复杂工程的深层次理解，是未来互联网认知博弈的重要发展方向。

第三，认知博弈的根本还是要遵循信息传播规律。尤其是在当前竞争性信息环境下，认知博弈的信任成本将变得非常高昂。一旦某个信息源被贴上虚假或带有偏见的标签，即使其后续发布的内容都保持客观真实，也很难摆脱先入为主的负面印象，陷入长期的信任危机。因此，未来认知博弈不仅是信息可见性的争夺，更是对公众信任的争取和维系。打造具有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公信力的信源，才能取得认知域博弈的制高点。6